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

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問

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

耀州。

范忠宣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李師中爲布衣。坐父緯鎮戎退陣。當斬。韓魏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殺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餼中。方請于朝。李師中赴南宮。試遂上。

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大擾乞斬公謝陝西旣不行後常有疑公心公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知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家傳亦曰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曰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遺事云公兄爲秦倅孫沔元規爲司理嘗薦之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自此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

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慶帥過關乃泣見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公家傳亦曰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恐幾無所容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吳參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

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分司南京眾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

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

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慄以私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慄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慄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慄亦沾親。慄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慄

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其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網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爲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

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敢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浦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以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鉞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

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爲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讒。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
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
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
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
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
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
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聞。其
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
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

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昏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縵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
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
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
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
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
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
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
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

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調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旣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

善尹師魯。師魯云。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公比公爲子產。

薛簡肅公奎。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公具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毳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

自誓言終七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以其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蹠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

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卿影巒錄載王丞相曾事同

趙鄰幾好學，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父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二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鼎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澠水燕談錄見石徂徠集

出處類

出處
處患難

義命
休致

悟道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以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

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

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冷世利名真如蠅蝶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

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

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

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

徃徃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

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

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

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

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

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

出處

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爲之歎服。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誌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

肯爲我用。故止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覲。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賚賜蜀公。初朝廷旣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甘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人與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家傳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我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
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
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
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
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
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

伊川先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
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
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
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任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

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湏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旣免未得，湏復爲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龜山語錄

劉彝升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父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

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
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
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
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
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

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
食致飽。竊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
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
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得者。焉可勝算乎。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
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

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

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

括遺

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

得請

李瑞明辨疑謂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竒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難。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旣解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
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
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二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祖禹
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爲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

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舍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

別錄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羗里而演易。若無羗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轂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頌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

告。惇以少與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瓘。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

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
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爲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
以介意。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慳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爲將有處分于公也。慳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
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
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
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
副本。而慳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

今日之事。豈被告耶。慳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
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
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
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
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
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
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
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由。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慳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

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愾亦終不能為害。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送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

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

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惇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惇乃以公頃論禁中產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宇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遐。徽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

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蜒所侮，宵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

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志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鬚髮皆勝平昔。

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憂患難貧賤。若富貴

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餼金。公曰。
贖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

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

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

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

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

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聽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羣之

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景仁有焉。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揜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
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
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
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
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
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名御言。皆年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

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劔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
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歧路。游將
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青湘雜記

